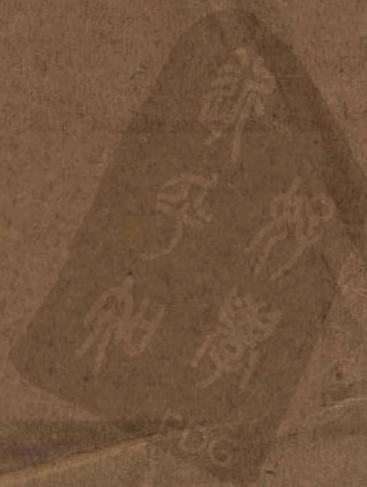


牧齋初學集

三二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七

讀杜小箋中

晚出左掖

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雍錄宣政殿下有東西兩省別有中書門下外省又在承天門外兩省官亦分左右各爲解舍杜詩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其曰散曰歸分班而出東西各歸其解也

紫宸殿退朝口號

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雍錄政事堂在東省屬門下自中宗後徙堂於中書省則堂在右省也杜甫爲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詩云云鳳池者中書也左省官方自宮中退朝而出則歸東省者以本省言也已又送夔龍於鳳池殆左省官集政事堂白六押事邪杜之爲左拾遺在中宗後則政事堂已在中書矣故歸東省而集於西省者就政事堂見宰相也岑參爲右補闕故杜答參詩曰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言分東西班各退歸本省也又云君隨丞相後我往日

華東丞相罷朝繇月華門出而入中書凡西省官亦隨丞相出西也左省官仍自東出故曰我往日華東也

我往諸本皆作住當以雍錄爲是

### 曲江對酒

龍武新軍深

一作經

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

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

此亦懷玄宗南內之詩也玄宗用萬騎軍以平韋氏改爲龍武軍親近宿衛今深居南內無復昔日駐輦遊幸矣興慶宮南樓下臨通衢時置酒眺望然欲繇夾城以達曲江芙蓉

苑不可得矣曰深駐輦謾焚香則其深宮寂  
莫可想見矣金錢之會無復開元之盛雖對  
酒感歎意亦在上皇也程大昌以謂龍武軍  
中官主之最爲親暱初時擬幸芙蓉後遂留  
駐龍武蓋有譏也予以爲不然

至德二年甫自京金光門出閒道歸鳳翔  
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祿與親故別因  
出此門有悲往事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繇至今殘破膽應有未  
招魂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

馬望千門

公自援賊中間關九死得達行在近侍未幾  
移官遠出此詩蓋深歎肅宗之少恩也題云  
自金光門出又云因出此門此詩之題卽序  
亦卽詩也招魂曰魂兮歸來入修門此經年  
之後再出國門痛定思痛猶有未招之魂比  
招魂之言尤可傷矣移官豈至尊猶云豈至  
尊乎蓋不忍斥言之也駐馬望千門正古人  
去不忘君之義公之移官以上疏救房琯  
也琯素負重名馳驅奉冊致位宰相肅宗以

其爲玄宗建議制置天下支庶悉領大藩心  
忌而惡之乾元元年六月下詔貶琯并及劉  
秩嚴武等以琯黨故也舊書云琯罷相甫上  
言琯不宜罷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  
州司功參軍按杜集有至德二載六月有奉  
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蓋琯以是時罷相公  
論敕詔三司推問以張鎬敕勅放就列至次  
年六月復與琯俱貶也然而詔書不及者以  
官卑耳鎬代琯相亦以是時罷鎬亦蜀郡舊  
臣坐琯黨也公詩於琯鎬及武深所推服而

代肅閒論時事則始終以封建爲得策蓋公  
與琯同心若此然吾觀賀蘭進明之譖琯曰  
琯昨於南朝爲聖皇制置天下又曰於聖皇  
爲忠於陛下非忠也肅宗惡琯盡出其黨下  
詔表暴其罪蓋忠於聖皇之語有以深中其  
心也移仗之事其端已見於此李輔國特探  
其邪心而成之耳公與琯之貶謫關係玄肅  
父子閒事此其事君交友生平出處之大端  
故表而出之作年譜者至謂公不知論何事  
而出其陋甚矣

寄張十二山人彪

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高廟文公賞  
從臣商山猶入楚源水不離秦存想青龍秘騎  
行白鹿馴耕巖非谷口結草卽河濱

至德二載蜀郡靈武元從功臣皆加封爵次  
年四月九廟成備法駕自長安迎神主入新  
廟故曰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借漢晉以  
爲喻而宗廟之焚毀闕廷之匡復皆盡於十  
字之中矣敘事簡妙若此真攢簇五行手也  
商山源水不出秦楚疆域喻西都喪亂而山

人仍隱於嵩陽也當天地翻覆之時耕巖結  
草想青龍而騎白鹿靜者之妙如此此數句  
隱顯映帶其妙處未易名言亦可以悟作長  
律之法 肅宗賞功獨厚於靈武從臣故曰  
文公賞從臣引介子推之事以譏之也傳曰  
定哀多微詞公於玄肅之際其多微詞如此  
天末懷李白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魑魅喜人過喜其來而擇人以食也卽招魂  
之意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  
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  
見古人情

亡友顧雲鴻朗仲曰親朋一哭鞍馬孤城送  
遠之事盡矣歸而思之草木之歲月如彼關  
河之霜雪如此別離之况倏已昨日因以見  
古人之情莫深於送別良有以也朗仲恨人  
也故其言如此

觀兵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  
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彫戈莫守鄴城下斬  
鯨遼海波

乾元元年郭子儀領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  
州明年史思明引衆來救官軍敗而解去先  
是李光弼請與朔方兵同逼魏城則鄴城必  
拔魚朝恩不可而止而汾陽與光弼謀議不  
同遂列大陣於城南十里此詩謂官軍當直  
擣幽燕破思明之巢穴不當堅守城下以老  
師也時汾陽與光弼不協故敗光弼蓋出公

策而汾陽亦千慮之失也公豈徒詩人也哉  
散愁

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  
山河

此詩作於上元元年光弼勝賊河陽之後所  
謂司徒下燕趙者蓋喜而望之非實事也舊  
注失之

漫興

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老學菴筆記相字從入聲讀白樂天用相字

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也此人大抵以相字作入聲至今猶然

戲爲六絕句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盧王之文體雖劣於漢魏而其源流實出於風騷此所以不廢江河萬古流也劣於漢魏近風騷別裁僞體親風雅公於此點出金剛眼睛矣

才力應難誇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  
蘭苔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元裕之詩云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唾  
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柰爾何又  
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  
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僞體  
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別分別也裁者裁而去之也別裁僞體以親  
風雅文章流別可謂區明矣又必轉益多師

遞相祖述無效，唯點輕薄之流，而甘於未及前賢也。裕之詩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又云：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別裁之道，思過半矣。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蔗漿歸廚，金盃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用疎通合典則，咸聯豪貴耽文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

竇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  
窮殫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此  
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宜殊繡衣春當霄  
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省郎京兆必俯拾江花  
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爲君酤酒滿眼  
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高適傳劔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  
置一節度使百姓勞弊適因出西山三城置  
戍論之請罷東川節度以一劔南西山不急  
之城稍以減削疏奏不納公爲閬州王使君